



一句話

◎許萬常

「許萬常這人很有才氣」，一天課堂上國文老師突然冒出這句話。我從老師的這句話找到自我。一年之間，我由壞班轉到好班，詩文從校報上到小報，我搖身一變，窮學生變窮詩人。

「一句話說得合宜，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」（箴言廿五章 11 節）。

那時我高中一年級，穿著不太合身的卡其制服，左胸口袋上繡著欲蓋彌彰的校名，頭戴圓盤帽，雖然離開鄉下已近兩年，身上依然洋溢著化不開的土氣。

其實我不該走那一條路的。鄉下窮孩子哪有資格上學？初級農校畢業之後，我就到養雞場當小工，負責餵雞晒糞的工作。半年之後，遠征台北，在一家電子公司當作業員，上大夜班，擔任生產線產品檢驗。當年我才十五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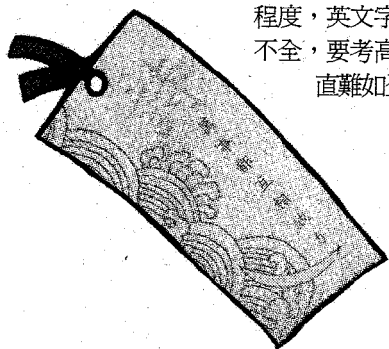
60 年代的台灣，許多鄉下孩子都走同樣的路，我也順理成章地跟上去，如果我一路走下去，前途大概可以預料，我兩個小學同窗好友如今都已命歸黃泉，一個死於酗酒，一個中風之後，夫妻相偕自殺。

多半餓肚子上學

誰把再度上學的意念放在我腦中？有一天在上班勞累之餘，突然想要上學。怎麼可能呢？我是考場敗將。「該生不予錄取」是刻在我小心靈中，印象最深的一句話。

誰說「失敗為成功之母？」，依我考場經驗，「失敗為失敗之母」方為合理。失敗產生自卑，自卑使人沉默，沉默造成孤獨。我僅粗

通文字，數學小學四年級程度，英文字母也寫不全，要考高中，簡直難如登天。



台北市私立 XX 高中的校訓為「有教無類」，果真校如其訓，我考取了。誰能為我付昂貴的學費我一無所知。

高一時大半餓肚子上學，有位名喚「陳木成」的同學，每天便當分我一半，天天都是蛋炒飯；晚餐則全無著落，傍晚時分我經常低頭在小巷弄徘徊，盼望撿到一塊錢，買塊大餅充飢。

國文老師當眾讚美

其實「野雞中學」也是「有教有類」，我被分到壞班，同學中有些流氓太保，在課堂裡大打出手是常事。對一個自卑，沉默，孤獨，笑不敢露齒，滿口台灣國語的「土台客」，學校也愛莫能助，任其自生自滅罷了。

「許萬常這人很有才氣」，有一天國文老師突然在課堂上冒出這句話。

魏老師國學造詣精深，為已故現代詩人覃子豪摯友，在學校兼課，賺錢貼補家用。他慈眉善目，身上時常洋溢一股馨香之氣。

我那來的才氣呢？鄉下人的土氣未消，穿著「濫校」的制服，靈氣頓增許多，難道魏老師慧眼識英雄，見人所未見呢？或許他篤行孔老夫子遺訓，不像一般世人，不假思索就把我歸類了。

他教課多有創意，常帶實物到課堂上，叫學生以語文「寫生」，我一向對文字敏感，或許偶得佳句，博得老師當眾讚賞。

生命每一細節都有意義

我開始寫現代詩。

或許我從老師的一句話找到自我，化自卑為自尊，化腐朽為神奇。一年之間，我由壞班到好班，詩文從校報到小報，我搖身一變，窮學生變窮詩人。

貧窮不再令我害羞，愚笨不再使我自卑，魏

老師的一句話成為金蘋果，天天在我心的銀網叮噠，從台灣響到美國，從太保中學響到福克納的母校，從卡其制服的袖口，響到博士袍的末梢。

但是從世人的角度觀看，腐朽並未全然化為神奇，大學聯考我依然名落孫山，投稿也經常石沈大海，過往的時日歷經多少風暴，生命還是充滿掙扎。

然而，「卻顧所來徑，蒼蒼橫翠微」，西人說：「生命要藉回顧方能理解」，如果我們靈眼獨具，生命每一細節都有意義。

突然、必然、理所當然

有些事餘波盪漾，歷久不息。有些話扭轉乾坤，聲若洪鐘，落地有痕，如佛洛斯特詩中所言，「那造成極大的不同」。魏老師的一句有心之語，使我的生命撥雲見日，完全改觀。

魏老師是用「心」說話，我哪來才氣呢？直到如今，我還是個二流詩人，三流作家，時有懷才不遇之嘆。

然而這些都不重要，回顧以往，我心中突然起意要上學，魏老師突然說一句好話，我突然聽到福音……，在這些「突然」中，其實有個必然，認識主之後，這必然就變成理所當然了。可不是嗎？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」。

多年來，我一直想跟老師聯繫，向他道謝，總是無法如願，深以為憾。直到近日從 Google 搜尋找到一則訊息：「國學大師魏子雲教授辭世，將於近日在靈糧堂舉行追思禮拜」，使我悲喜參半，靈糧堂是我在台灣的家，我曾經在那兒敬拜事奉，是我屬靈的家。

這聲「謝謝」，可要留待來日相會再說了。（作者為牧師）